

〔清〕邊連寶 著 馬合意 校點

病餘長語

（附邊隨園先生年譜）

齊魯書社

〔清〕邊連寶 著 馬合意 校點

病餘長語

（附邊隨園先生年譜）

齊魯書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病餘長語(附邊隨園先生年譜)/(清)邊連寶著;馬合意校點. 1—濟南:齊魯書社,2013. 1

ISBN 978-7-5333-2565-7

I. ①病… II. ①邊…②馬… III. ①雜著—中國—清代
IV. ①Z429.49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1)第 279719 號

病餘長語(附邊隨園先生年譜)

[清]邊連寶 著 馬合意 校點

出版發行 齊魯書社

社 址 濟南市英雄山路 189 號

郵 編 250002

網 址 www.qlss.com.cn

電子郵箱 qilupress@126.com

印 刷 山東新華印務有限責任公司

開 本 880mm × 1230mm 1 / 32

印 張 19.75

插 頁 4

字 數 395 千

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標準書號 ISBN 978-7-5333-2565-7

定 價 89.00 圓

病餘長語

卷一

任邱邊連寶肇



商邱宋牧仲瑩巡撫蘇松一時知名之士俱招致幕
下因有江左十五子詩選李必恒字百藥又字北岳
高郵人其詩出入於韓白蘇三家之間然別自矯矯
有奇氣非規規撫摹者比十五子中應為巨擘略錄
數首於左以見其概

效荆公烘虱有叙

王荆公有和王樂道烘虱詩司馬溫公亦和之
或者用以為譏要之意各有托未可非也冬日

病餘長語

任邱邊連寶肇吟

卷一



商邱宋牧仲舉巡撫蘇松一時知名之士俱招致幕下
因有江左十五子詩選李必恒字百藥又字北岳高郵
人其詩出入於韓白蘇三家之間然別自矯：有奇氣
非規：極摹者比十五子中應為巨擘略敘數首於左
以見其概

效荆公烘風 有敘

王荆公有和王樂道烘風詩司馬溫公亦和之或
者用以為譏要之意各有托未可非也冬日即事
戲效一首中段聊尔示幻所謂言之無罪聞之足
戒者非耶

93079

前言

《病餘長語》十二卷，清邊連寶撰。

邊連寶（一七〇〇——一七七三），字趙珍，後改肇珍，號隨園，晚號莽仙、茗禪居士，直隸河間府任邱縣（今河北省任丘市）人。清代中期著名學者、詩人。時與獻縣戈濤、高陽李才蕢並稱「燕南三子」，又與戈濤有「瀛州二子」之目，合劉炳、李中簡、紀昀、戈岱、邊繼祖，並稱爲「瀛州七子」（亦稱「河間七子」），且與錢塘袁枚並稱「南北隨園」，學者稱其爲「北隨園先生」。

邊連寶出身望族，詩書世家。祖父以上，多仕宦顯達者。父汝元，精音律，善書畫，尤工詩作。詩宗杜甫，清蒼雄健，與同里龐塏相切劘，不相上下。以諸生終老。著有《桂巖草堂詩集》八卷（後經其孫廷掄刊成《漁山詩草》二卷）、《文集》二卷，又有雜劇《鞭督郵》、《羊裘釣》、《傲妻兒》三種。連寶幼隨父學，稍長即博聞強記，篤學不倦。康熙五十四年（一七一五），其父去世，先後從學於從叔邊汝洪、胞叔邊汝充及叔祖

邊霖。五十八年（一七一九），補博士弟子員。五十九年（一七二〇），因家貧而始以授館爲業。六十年（一七二一），食廩餼於縣學。雍正十三年（一七三五），受知於學使錢陳群，選爲拔貢，廷試第一。乾隆元年（一七三六），以直隸總督李紱、學政錢陳群舉薦，考博學鴻詞，未中。乾隆十二年（一七四七），鄉試落第後，遂絕然捨棄科舉之途，並改字肇畛，以明歸隱田園之志。自康熙五十九年（一七二〇）二十一歲開始參加科考，至乾隆十二年（一七四七）四十八歲結束，前後共歷鄉試十二次。十四年（一七四九），清廷召舉經學之儒，刑部侍郎錢陳群再次舉薦，連寶以病辭不赴。二十六年（一七六一），受本縣知縣劉統聘請，任桂巖書院山長，兼《任邱縣志》纂修事。三十六年（一七七一），應其姪兩淮鹽運使邊廷掄之邀，與兄中寶南游，遍歷江南諸勝，題詠殆遍。明年秋返鄉。三十八年（一七七三）八月，病逝於任邱，終年七十四歲。其事跡見《清史稿》卷四百八十四《龐塏傳附》、《清史列傳》卷七十《邊連寶傳》、《大清畿輔先哲傳》卷二十一《文學傳》、道光《任邱續志》卷上《儒林傳》、乾隆《獻縣志》卷十《流寓志》，以及戈濤《邊徵君傳》、蔣士銓《徵士邊君隨園傳》等。

邊連寶一生勤於著述，除《病餘長語》外，尚有《隨園詩集》四十一卷附《禪家公案頌》一卷、《隨園文集》四卷、《杜律啓蒙》十二卷、《評選蘇詩》十卷、《評管子》

腋》二卷、《評選〈世說新語〉》十卷、《五言正味集》六卷、《肇眇先生文稿》二卷、《列國說薈輒要》不分卷、《唐文讀本》、《選評〈才調集〉》、《選評〈明詩別裁集〉》等，與兄中寶合著《南游墟簾集》二卷。

《病餘長語》一書，見錄於《清史列傳·邊連寶傳》，是作者晚年患病之餘所撰筆記。據其《隨園詩集》卷二十四《贈葉耀南》詩小序中說：「己卯、庚辰冬春之間，余以老而喪偶病幾瀕死，已飭兒子廷徵料理白頭人矣。兄方亭爲言，義烏葉耀南先生，醫國手也。因敦請調治，數日而甦，半月而起，兩閱月而大痊，不啻生死而肉骨矣。」按此，作者得病在乾隆二十四、二十五年間。又，作者在《長語》中最早的紀年紀事，是卷第一則所載：「乾隆己卯，余六十初度，作詩自壽，中聯云：『大蘇當日曾同物，老杜於今幸浹旬。』子美卒年五十九，余已六十。」可知作者在乾隆二十四年後開始撰此筆記。其最晚有紀年紀事是卷十一所載：「越十六年癸未，復來客此，爲門人輩解此詩，因言其事，且指點其地，不禁淚潸潸下也。」又同卷載：「丁卯之明年戊辰，客靜海，冬夜獨處，愁悶無聊，一月內得詩五十首，精疲力盡，遂成心疾。怔忡不寐，驚悸狐疑，種種具足，至今凡十五六年不瘳，其間瀕於死者且屢矣。」今按戊辰年下推十五年，爲乾隆癸未年間，即乾隆二十八年。由此推斷，此書當是作者自乾隆二十四年患病之餘至二十

八年間撰寫完成，故有「病餘」之稱。古人著述，以「長語」名書且最有名者，當是明代曹安《調言長語》及王鏊《震澤長語》兩書。「長」讀「丈」音，取「多餘」之意。即如《調言長語》自序所云：「率皆零碎之辭，何益於事？因名《調言長語》。調言，逸言也；長語，剩語也。」作者以「長語」名之，意當本此。然書中所記內容，皆作者治學心得，以此名書，自是謙詞。

作者終生致力於詩古文詞創作與研究，尤以詩歌稱雄北方詩壇，故此書涉及詩論占全書比重將半，皆作者數十年詩歌創作及詩學研究心得。書中除對前人之詩進行精闢評析外，還以己詩為例，逐字逐句在創作理念和方法上進行切實操作性講解。如卷四以《無雙譜》詠項羽詩為例，細緻講解作詩時注脚有無的用法。卷七論《題趙成穆指頭畫》詩從《左傳》、《莊子》、《史記》中得來，並參以兵法，引入史事及繪畫方法加以陪襯補充。又如卷十講作詩不可襲舊、詩用文章語，卷十一論詩用本地方言詠本地事等詩論，為學詩者開闢了更廣更多創作思路及方法，而且在詩歌研究與品評上有着重要的參考價值。

此外，作者為詩主以性情，涵之以學問，講求言之有物，注重情感與學問的統貫結合，故其詩風雄渾博大，自成一家。其詩論尤為引人注目之處，是敢於對詩壇權威王士禛「神韻說」流弊之問難。如卷一說：「余嘗戲為詩評，續敖陶孫（器之）後，於漁洋

云：『如南部名工，鶻靚鴉狙，色色都佳，粉墨之外，故自具有俊氣。』以示余友戈芥舟（濤），芥舟以爲確。然數十年來，新城之學塞滿世界，故不敢以示外人，恐其環向而攻之也。」卷一稱宗「神韻」者說：「坐清宴之堂，發從容之論，嘆老不得，嗟卑尤不得，了無感慨，絕少激昂，非遁入神韻之中，無所庸其伎倆，此「神韻」二字爲達官貴人藏身之固也。」又在卷六戈濤詩集序中說：「而近世之劫持文柄者，復宗其說而改其面目，謂詩當以神韻爲主。於是天下學者靡然趨風，社稷而尸祝之，下者循脂希聲，高者摹神追象，務爲無所歸存不着痛癢之言以相高，以爲不如此不足以爲神韻也，於是乎詩道至此而大敝。」諸如此類，有十數條之多。然作者並非如趙執信《談龍錄》那樣，讐於其人而有所攻擊，而是爲詩風流弊之泛濫而堪憂：「夫黨枯讐朽，文人習氣，余所不取。乃自喋喋不已者，誠以風雅一道，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爲甚鉅，不敢謂無與己事，一委諸泛泛悠悠之口也，有心人當自鑒之！」（卷六）這種勇於擔當的治學精神和無私端正的學風，是我們今天更應學習的。

另外，作者爲學者型詩人，對前人詩中之訛舛疏漏，亦嘗根據詩意進行考訂。如卷十從東坡《十二月十七日夜坐達曉寄子由》詩中「清風欲發鴉翻樹，缺月初升犬吠雲」兩句，發現十七日「將曉而缺月初升」，不合乎天文規律，從而斷定「此必二十七日，非

十七日也，題有脫誤」。又如卷三以賈島《渡桑乾》、《上谷旅夜》兩詩內容，對賈島里籍進行考辨，證明賈島故鄉在咸陽而非涿州。（明代胡震亨《唐音癸籤》已論及，作者當未見）皆剖析精微，鑿鑿有據。又如卷六發覺盧仝「蟄蟲初動春風起」、「天子未嘗陽羨茶」兩句詩之「初」、「未」二字，於理不妥，乃於後文作辨說，並因此對「雨前」一詞進行考辨，足已見其深諳詩學三昧。

作者除精通詩學外，還研辨經史，問學廣博，故其筆記中，舉凡經史闡釋、名物考訂、社會風俗、軼聞趣事、方言辨讀等等，無不涉及，且援引該博，議論精確。如卷六對《詩經·碩人》一篇詩旨的獨到闡釋，卷十一論《詩經》中無九言句，卷七論後人於《春秋》信《傳》而不信《經》之誤，卷八論男女「雲雨」事本於《莊子》等等，皆具創見。又如卷九記述任邱與鄰縣文安喪禮之異同，卷二記「摸稽哥」、「鴉方烏什」兩種旗役稱呼，及科舉掌故「喫夢」、「飄洋」二事，皆為他書所未見或最早之記載。又如卷三寫其小姨之聰慧，卷四記劉果實、趙執信戲老儒事，卷五寫李中簡之綽號，卷十一記紀昀與董元度口吃且俱不善書等故實，皆雅而有趣，可資談助。又如在卷二及卷十一中辨析高陽、任邱、文安話發音等，對研究方言皆有參考價值。此外，書中還收錄了一些前輩先賢及作者師友的詩文作品，如卷一錄家藏傅青主贈作者祖父邊之鉉手札三通及題

扇詩一首，皆未見收於傅氏《霜紅龕集》，這對傅山研究有極其重要的學術價值。他如書中所收任邱檀振遠、王應僕、李學禮、高陽李才賁、吳橋方鳴臯、滿人海齡以及妻子李氏等人詩詞，皆他書向所未見者，是研究北方地域性詩人的重要資料。

《病餘長語》向無刻本，今所能見者僅有鈔本三種：一為天津圖書館藏民國鈔本（校記簡稱「原本」）十二卷，四冊，無序跋。每卷卷端鈐朱文「邊郇翰」印，（宣統三年《任邱邊氏族譜》載：「郇翰，字友棠。光緒戊戌生。」）此本即或其所鈔。今人張寅彭撰《新訂清人詩學書目》，直以天津圖書館藏本為稿本，不知何據。筆者曾浪跡書林十數年，粗通版本流略之學，且藏有作者手跡，嘗細審天津圖書館藏本，其字體風格，與作者筆跡迥異，且紙墨皆不到乾隆，為典型民國鈔本；書中尚多有因鈔者學識所限而明顯致誤者，故天津圖書館所藏非稿本明矣。另一為清華大學圖書館所藏乾隆鈔本（校記簡稱「清華本」），殘五卷，存卷一至卷三、卷七至卷八，兩冊，無序跋，卷一扉頁粘有浮簽，墨書「庚子夏日，鈔於軍莊館」，無落款。當是一教書先生於乾隆四十五年在任邱軍莊村教館時所鈔。再則為中共中央黨校圖書館藏清鈔本，十二卷，四冊，亦無序跋，鈔繕精整。封面及題名下鈐有「清華堂藏書印」、「吾邱邊氏珍藏」、「碧藻館」等藏書印數方。余曾往校，雖歷盡周折，然最終只允一觀，未能得以校閱，實為憾事。此外，書

林前輩孫殿起《販書偶記·續編》卷十一記其曾購得《病餘長語》十二卷，稱是原稿本，然不知今歸何處，尚冀發現。

此次整理，以天津圖書館藏本爲底本，校以清華殘本，並對《長語》中所徵引之書，皆一一核對原始出處。作者在引書過程中，有些是節引綜述，與原文不盡相同，今爲明確起訖，便於閱讀，凡屬此類引文，皆以引號括之。對於其中影響文意的文字酌作校勘，並在按語中說明引文出處及刪節情況。凡校勘中所涉書籍，皆臚列出來，作參考書目附於後，以供讀者核查原書時作爲依據。原書條目，有些是一條記一事，有些則數條記一事，爲便於讀者閱讀，今據各條所載內容，凡記一事者歸爲一則，共得四九九則，並標以序數。

爲讓讀者對作者生平有更全面細緻的了解，點校者編撰了《邊隨園先生年譜》附於書後，敬請方家一並指正。

本書在整理出版過程中，得到了中共滄州市委梁振剛秘書長、任丘市政府趙學明市長、黃驊市政府邊老剛市長及滄州友人孫建、清華大學圖書館馮瑞雪老師的關心幫助，在此並致謝忱！

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古鄭馬合意識於任丘圖書館

目録

前言……………一

病餘長語卷一……………一

病餘長語卷二……………三九

病餘長語卷三……………八四

病餘長語卷四……………二九

病餘長語卷五……………六一

病餘長語卷六……………九二

病餘長語卷七……………二六

病餘長語卷八……………六〇

病餘長語卷九	二九三
病餘長語卷十	三二八
病餘長語卷十一	三七三
病餘長語卷十二	四〇四
邊隨園先生年譜	四四二
主要參考書目	五九二

病餘長語卷一

任邱邊連寶肇吟

一

商邱宋牧仲^肇巡撫蘇松，一時知名之士俱招致幕下，因有《江左十五子詩選》。李必恒字百藥，又字北岳，高郵人。其詩出入於韓、白、蘇三家之間，然別自矯矯有奇氣，非規規樵摹者比^(一)，十五子中應爲巨擘。略敘數首於左^(二)，以見其概。

《效荆公烘氈》有敘：「王荆公有和王樂道《烘氈》詩，司馬溫公亦和之，或者用以爲譏，要之意各有托，未可非也。冬日即事，戲效一首，中段聊爾示幻，所謂言之無罪，聞之足戒者非耶。」「屋山吹裂終風號，曉窗瑟瑟裹緼袍。忽驚芒刺在腰背，爬沙那得仙指搔^(三)。嵇康性懶固多氈^(四)，老鰥衣垢彌穴巢。中單急解付兩婢^(五)，十指大索同搜牢。尸積便思觀宜築，血流豈必杵可漂。策勳牙爪已足賀，盡殲未若烘爐燎。須臾赴焰類蛾滅，頃刻裂體同龜焦。偃膊直似武安震，拉雜不異皋蘭塵。旁及蚤氏下逮蟻，一網

而盡誰能逃。小婢失聲忽大噓，獵得巨擘魁其曹。婪酣肚腹脹麥穎，亦有脚股連胠尻^(五)。諦視掌上聊玩弄，厲聲呵責如雄虬。曰汝賦形極委瑣，曰汝秉性專貪饕。噬膚飲血恣口腹，微軀豈足充汝庖。蔓延孫子營窟宅，爲肘腋患非一朝。投畀炎火且快意，么磨焉用污歐刀。熏心焚身爾何悔，昂首彷彿聲嘈嘈。阿房宮賦舊能讀，於傳有之未爲妖^(六)。見唐陸勳《志怪錄》^(七)。姑妄聽之譯以意，其詞大概多訾警^(八)。似云族類實天產，遙遙華胄名曾標。藏老僧衲具佛性，游宰相鬚經宸褒。置諸壁間每見愛，捫來座上偏稱高。鮮衣美服我不顧，敝褐破絮君則招。且聞人身厥蟲窟，爲虬爲蝮爲蛔螬。是皆害在爾心腹，若我所饜纔皮毛。不見州衙插大鼓，堂皇日坐煩榜敲。擇人而食欲無厭，吮脂吸髓竭其膏。取彼所得以例我，詎異太山於秋毫。而乃獨於我乎懲，茹柔吐剛非人豪。何況相與有瓜葛，屬毛離裏如粘膠。同根相煎何太急，忍使赤族爭燔燒^(九)。須臾聲寂去不顧，掉頭一霎如風飄。聽其詞直義亦正，誅之不武寧相拋。於物罕容實吾褊，不虞反脣來譏嘲。處禪且效阮籍戲，放生亦受坡老教。翻思火攻真下策，披衣一笑倒濁醪。戊辰冬初，余作《勦丑蟲詩》，亦頗得意，後閱《十五子詩選》，得李君此作，殊大快也。僕作五言，且得韻甚窄，故遜其恢詭；然余詩精鑿處，亦渠所不及，緣體格各殊也^(十)。此作殆與僕《四蟲詩》並駕矣。